暇老齋雜記

子部雜家類 總目未收今入雜說 附百二十八號

明茅元儀撰

暇老齋雜記三十二卷 據明刊鈔

暇老齋雜記三十二卷　四庫未著錄亦不見違碍書目有其名今附於止生所撰福堂寺貝餘之後第之百二十八號中光緒丁亥十一月文田記

暇老齋雜記序

蘇長公每問人近得齋亭名否葢難之也余偶感于楚邱先生之言以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馬赴阜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余今非惡我者之我逐則北當虜南當海寇矣豈暇老乎今日以後皆暇老之始也故以名我齋即以其時所記者名曰雜記時在戊辰之冬掌記既成之後然方僑居齋亦若諸天意為之耳孰曰記可意為齋獨不可

石民茅元儀題

暇老齋雜記卷之一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嗾蘇后切使犬之聲也左傳晉靈公欲殺趙盾嗾犬獒焉今疏章頌詞俱每用此字原比受指使之為犬也

宋時因榷酒故酒禁甚嚴然士大夫私釀亦不能盡禁也故東坡曰請殺耕牛壓私酒即如今人食私鹽者不少然畢竟官鹽得行故官尚歲得百餘萬之利耳

坡公十月十六記所見詩曰風高月暗水雲黃淮陰

夜發朝山陽山陽曉霧如細雨炯炯初日寒無光雲收霧捲已停午有風北來寒欲僵忽驚飛雹穿戶牖迅馳不復容遮防市人顛沛百賈亂疾雷一聲如頹牆使君來呼晚置酒坐定已復日照廊怳疑所見皆夢寐百種變怪旋消亡共言蛟龍厭舊穴魚鼈隨徙空陂塘愚儒無知守章句論說黑白推何祥惟有主人言可用天寒欲雪飲此觴其意以龍徙穴不關休咎而漢書五行志所稱金失性則有白眚白祥水失性則有黑眚黑祥之為非也然蛟龍徙穴雖其事適然氣候所感便為休咎譬如日蝕亦天道之常春秋

詳告之以所蝕之次之日必有類應即如今歲戊辰
東南海嘯雨淅漂人百萬咎孰大于此然海鹽城上
寶見二龍鬭於海目光如日此亦龍自鬭耳民已罹
其咎矣且隆慶戊辰嘗有此變崇禎戊辰乃復值之
豈為偶然耶但隆慶所傷不過數千人今幾百倍之
陰道盛而地維不靜人弗得無亦過前歟
禹祖居山鬼為築垣自謂修行不至為鬼所識乃捨
去國一大師以攢者之導至徑山有素衣老人前而
致拜師曰汝何人也曰龍也師曰何以至此曰自師
到此吾屬五百皆不安息師將久住於此吾將挈其

屬歸天目吾將捨此地為師立錫之所師許之言訖不見於是雲霧晦冥風雨驟作連夜不息及明既霽湫水盡涸漲沙遂平北峰之源復有草庵可居師乃止焉庵蓋龍所為也前鬼甚恭敬馬祖却之後龍殊有不得已國一受之二書宿同異孰是當下一轉語

大蘇送竹几與劉秀才詩曰贈君無語竹夫人宋援註曰俗謂竹几為竹夫人今世自有竹夫人以其伴卧也黄山谷嘗易其名曰青奴當是因竹几遂用此事耳若以几作夫人太無義味註詩者不能明則以意言之大率如此

退之謁衡岳廟詩曰我來正逢秋雨節陰雨晦昧無清風潛心黙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衆峰出仰見突兀撑青空予瞻臨城道中詩曰逐客何曾着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應愚谷能留柳可獨衡山解識韓序曰予初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今將適嶺表頗以是為恨過臨城內邱天氣忽清徹西望太行草木可數岡巒北走崖谷秀傑忽悟歎曰吾南遷其速返乎退之衡山之祥也書以付邁使志之然退之在潮不久歸而復顯子瞻謫嶺表已五十九至六十五方還次年卽卒豈衡山之

祥獨不驗於長公歟抑太行獨無神歟亦長公未嘗默禱歟

山居要錄曰天門冬酒法醇酒一斗六月六日麴麥一升好糯米五升作飯天門冬煎五升米從淘訖曬乾取天門冬汁浸先將酒浸麴如常法候炊飯適寒溫用煎和飲令相入釀之秋夏七日勤看勿令熱秋冬十日熟蘇東坡有天門冬酒熟詩而不載其方楊升菴曰外臺祕要天門冬釀酒初熟微酸久停則香諸酒不及蔡侍郎衡仲嘗試釀之果成美醞然亦不載其方故詳記之以俟它日驗試

蘇眉山臨化闍觀先離徑山琳和尚叩耳大聲與之問答然平生即有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詩豈不待屬纊耶余癸亥在遼東即患耳聾孫少師嘗戲之曰人是人非不欲聞耶亦不能應句日得祕方乃愈今患胃火每發即覺斗鬭懸知異日必亦先滅耳根不知誰為琳老或戲之曰眉山耳聾詩曰晚年便似杜陵翁右臂雖存耳先聵眉山自以傳少陵詩鉢故應爾子定不學眉山詩無用着意客為一笑

王晉卿風流華藻畫亦入能品非沓拖帝壻因子瞻謫官又能不憔悴亦可人也然子瞻和其詩序曰元

豐二年予得罪貶黃州而駙馬都尉王詵亦坐累遠謫不相聞者七年予既召用而詵亦還朝相見殿門外感歎之餘作詩相屬詞雖不甚工然托物悲慨既窮而不怨泰而不驕其貴公子有志如此故和其韻欲使詵姓名附見予詩集中古人不輕一語如此今之文人得無愧乎然實濫于弇州而流波于大泌餘子不足道也

東坡送范中濟經略侍郎詩曰梁李久樂禍自契豈非天兩鼠闘穴中一勝一偶然趙次卿註曰梁李指言西夏三種族也西夏在唐賜姓李則李繼遷是已

在于前宋朝賜姓趙元昊是已其承襲者既姓趙而其餘種族猶李姓馬梁則其妻之黨也梁氏擅權遂至弑立故梁李有相鬬之禍其事正史雖載竟不詳相傳梟羹可以已妬似義無所取漢東觀故事曰常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梟惡鳥欲絶其倫也其義為近惡人去則妬人者少矣謂之已妬當以此近者

熹廟哀詔至臣儀時在氏籍與同郡沈少司寇演沈司馬郎除俱承服但尾仕籍諸公後耳司寇以不便班次至郡托病不出聞之别郡有入原班者有在班尾者然未有不承服者也大蘇集云三月二

十三日恭聞皇太后升遐以軾罪人不許承服欲哭則不敢欲泣則不可故作挽詞三章當時子瞻尚帶團練副使銜猶稱官也竟不得承服則知前朝安置竟准今之謫戍矣

宋以金帶為貴但金帶中等差不同以毬文為第一若犀玉則非常體也即令闊裝類耳今金山玉帶橋以蘇長公以玉帶施元長長老故名然考原事一日值師掛牌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牀師云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則所

繫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則此帶亦非公服所繫可知已

眉山詩曰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貌妍容有嚬璧美何妨橢端莊雜流麗剛徤含婀娜數語極書家妙境所謂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即深於用筆無事臨摹之說也本朝書家知此意者亦數人耳

坡公於王晉卿中朝相賂詩稱其詩雖不甚工於其

和煙波疊嶂圖稱其詩特奇麗古人可可否否不苟如此

今世刻書者亦謂之刋書楊用修以劉韵答揚雄書曰懸諸日月不刋之書言不可削除今俗誤作刻梓之用是乃削除作梓行也余以義有兩用者借用者如亂臣之為治臣以其能治亂即稱亂也如以刋為削除不可作刻書之刻則刻字義為深刻亦主去而不主存也以刻書必去木而始有字形而用之耳如劉韵所云不刋之書自言其書不可朽耳非借刻之言也用修又譏唐蕭國初文人而詩云碑因紀績刋

為謬誤然文潞公詩曰宜刊德政碑其來遠矣
李賛皇黄治論云光明砂者在石室之間生雪牀之上如初生芙蓉紅苞未拆細者環拱大者處中楊升菴以為今方士亦未嘗見之余幼時見一客攜一石牀可七寸長自然有牀之勢而石理如雪能生朱砂掃去之數日自長此世亦不乏升菴所識方士或未見之耳
五穀稻黍稷麥菽也后稷教民樹藝之法曰五穀生於五木氾勝之曰黍生於榆大荳生於槐小荳生於李麻生於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則

又似以黍苴麻麥稻為五穀矣然稷為五穀之長故農師曰稷而以配大社之神則用稷去麻為是然呂氏春秋云飯之美者陽山之穄高誘注云關西謂之稷冀州謂之緊口珍切皆一物也山東之穄河北人至今稱曰緊黍其飯亦不甚美形似黍而緊字亦從黍似未可以當稷今河北之高梁即山東之蕭蕭江南謂之蘆稷北方此類甚廣又非黍非稻似江南稱之稷為正且語曰黍稷馨香今北方之黃米小米皆黍皆可為酒高梁亦可燒酒然古以高梁為上味今之高梁則飯之粗者必非此也賈逵曰梁米出於蜀漢香

美愈於諸梁號曰竹根黃梁州得名以此秦地之西燉煌之間亦産粱米土沃類蜀故號小梁州今關中有粱穀米形似黍而色正白似精鑿之稻為飯甚美種之河北亦生但所獲薄耳此正所謂粱也但不知又何以不在五穀之列豈以非常有耶亦黍之別種耶然物理論曰粱者麥稷之總名稻者禾黍之總名菽者諸荳之總名又八穀者指詩所言黍稷稻粱禾麻菽麥六穀者周禮注稱稌黍稷粱麥苽九穀者雜俎云黍稷稻粱三荳二麥吳戟于云禾稷麻麥稻粱苽大小荳獨周禮先鄭云黍稷秫稻麻大小荳大小

麥亦不及梁也

陳同父曰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不傳之絶學今之道學家執二字為把柄如良知主敬之類正此謂也聖人言其全學者自言其所見原相成而非相悖但用以措擊則過耳然終跳不出同父二語也

楊用修曰章愊開梅山詩專頌開梅山之利覬無咎開梅山詩則言不必開益因章愊小人專其事為清議所不與也然梅山地今為長沙府之安化縣五寨自熙甯至今永無蠻獠之患則愊之此舉亦秦之長城也不然則為長沙之害豈減於廣西之猺獞哉用

修此言自公論也然非用修身至其地亦烏能出此言乎大約人品自人品事功自事功恩怨自恩怨是非自是非因己之恩怨人之人品而槩人之事功是非俱非也子厚才不可及故子瞻交之於前明道稱之於後後與子瞻為怨而品亦淆下無咎子瞻之徒也子瞻亦每於詩中言河湟之事不當為無咎安得不為此言乎然子瞻少年詩中甚有河湟之興亦不可泯也

楊用修曰海潮人皆言因月唐盧肇獨言因日余嘗遊海上詢其故老甚見分明月初出則潮初上月卑

午則潮滿月西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北方月出則潮復上斗北月中則潮滿月來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盧肇言日是太陽水是陰日西入地時陰避水陽東海潮上日出時水乃西流東海潮下且箭之急疾晝夜不能行萬里如何海之深闊洪波蕩漾日夜能行數萬里乎又肇之所言晝夜方是一潮知肇不曾海上遊行其文經進朝臣無有詰難者蓋世間之事强辯者為勝自非聖達誰能窮理盡性哉余要曾較勘東萊與膠西陸地相去二百里許水行迂曲則千里許潮信不同萊北潮上即膠西潮下膠

西湖上即萊北潮下北到南海約近萬里據大體北海潮上則江淮已北皆潮滿南海潮上江淮已北皆潮下即是如何登萊即墨盈縮不同又見四方大海潮流各異耳世間之事尚不能究况天外之事乎大抵海水盈縮譬乾象縱横耳於理則無有邊際隨流飄蕩莫能定准何乃晝夜循環不差度數亦聖功道力不可思議耳邱長春之說如此可與盧肇余靖及天原發微之說相參互故備錄之然湖亦有不可知者如錢鏐射湖而湖退西陵元兵駐錢塘沙上三日而湖不至似有神司之不可以常理推也用修此論

極虛圓而正處機世外人其持論詳確可敬也余往

在遼西見山海關之湖祇日一至東七十里至前屯

趙家嘴即日兩至矣此誠不可測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楊用修謂人家壁上或見塔影樹影而不知塔影所在此理不可考又以海光暎日數千里皆見塔樹影本影又重影勢必翻二說俱非是近年余大成太僕家南京嘗以意爲牕戶取報恩寺塔影入室其影亦倒此法古人所不知亦可謂巧心矣又嘗製圖棊局亦甚巧

左傳曰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然星之隕實有如雨之多者友人傅汝舟遠度曾親見之未可以不見

者為槩也

宋人錢糧稱倚閣即今所言停徵也

宋初律有不干已之法非強姦及強姦不得捕告此忠厚之至也見蘇軾上韓丞相書中本朝律姦情非姦所獲者不得坐今有司俱坐以不應亦失制律者之本意也

宋時度牒價甚重深足濟用惜本朝低其值且濫竊者衆失此大利而又長異端恣姦強宋時貴至三百緡東坡請定州修營亦二百緡杭州發賑則一百七十緡然在杭州請修廨宇便乞二百道今人敢請以

三四萬金為修廨之費乎

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令枷號之法始於此原以處情浮於律者今郡邑濫以加人矣

蘇長公曰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

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此與近事何相類也當東奴初起朝廷求才之法雖不如宋仁宗十科取士之廣而士大夫亦以不知兵為恥招徠天下知兵者而與之遊其人亦非素所習者或標竊三式或祖述條陳或妄說陣圖或詭言幻術或力能挽強技能舞劍無不挾所長以遊於貴人之門貴人皆屈已與之交又竊其餘聞以侈譚於朝廷之上其不能者即降心推之驟獵美官而去故士大夫有不知其

無當而深信以為可行或明知無當而止欲借此以
自便故其人得官得賂侈然自足甚至有拳勇之匹
夫而坐索大將而後出村蒙之鄙夫而揭榜自炫舉
朝遂推為孔明之流其間最可恨者以謬謬之言以
欺人或據庸妄以自異故余盡出十五年所彙輯兵
家之言付之剞劂名曰武備志為二百四十卷士大
夫方旁搜自秘之言見盡列其中無不自廢而此輩
雖欲為祕說亦無所容之其風頓息而其人試之於
事如王撫軍之用令國威王少師之試劉道人皆毫
無所當而索大將之杜応奎以賦私敗推軍師之劉

鎮華為一奔走小吏而不足世遂輕天下無人而不知人茍有才技必有志介即未必能輕富貴而亦恥與小兒倫輩未嘗出而為世用也今天下日以多事而無一人過而問之者人不用則有將自用者可不慮哉

人有言而終身能行其言者必非常人也范文正公天聖中上宰相書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近日孫高陽公始受督師之命上疏言方略數年所為與不及為而人為之及終不得為而理勢可為無不一一如其言豈易及哉

大蘇作范文正集序通篇不及其將略末乃曰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此文章之微可與知者道耳

古人兩字有並起者蘇軾作張恕字說是也略曰張厚之忠甫樂全先生子也美才而好學信道而篤志先生名之曰恕而其客蘇子瞻和仲推先生之意字之曰厚之又曰忠甫其所以自稱子瞻和仲因其兩字而已亦稱兩字也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夫盲聾狂皆病也爽然於
口豈為失哉非也爽即爽爽信之爽也日厚味久使人
口失其正味此謂口爽

建學之制宋備於前朝本朝更備於宋蓋宋建學遍
而本朝早宋學無定制而本朝則四方如一宋郡學
官置師而縣學則否然宋有置廪給食數百人如曹
登之為南安軍學是也而本朝自額設廪膳生府四
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外無有益也間有學田又
為師長胥吏之所蠹食甚至督學使者亦分脥焉何
耶

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為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陳希亮為開封府司錄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仁宗卒用希亮言以禹為徐州推官此仁宗所以為今王歟

余嘗為塞上春懐詩用曹子桓獸肥草淺字余弟遠士以為用舊語當作獸肥草茂余記閱子桓文時嘗賞其淺字深得獵者之情復簡書亦然後偶翻子瞻獵會詩序引子桓語作草茂獸肥因悟遠士偶記此

耳然子瞻自是適悞茂淺之凡異不知幾千里也

東坡集思子臺賦序曰史經臣嘗作此亡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如此則賦乃命其子過所作豈可并載坡集耶即附見之亦當標明豈可溷作坡作耶

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所歌者盖哨遍也饁婦年七十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此媼為春夢婆

東坡生前官從朝奉郎提舉玉局觀止矣及贈太師誥辭乃云故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

謚文忠蘇軾則舉其生平曾至之官而不舉其臨卒之官也

宋時封四代三代之制已詳矣然亦有不可解者范蜀公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官亦尊矣然其墓誌曰曾祖諱昌祐祖諱璲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何獨不逮其祖曾耶豈有它故耶博覽者考之

宋時每言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用錢則更無錢荒之病下之椎所以愈重而上愈輕國安得不貧乎夫荒非美事也而後可以救之上得操其輕重耳此國家禁金銀交易之故亦自古有天下者之常法也

一但失此貧之本也而尒舉世不知何

蘇子瞻代滕達道謝表曰忠臣可使死封疆而不能

受無根之謗議志士本不求富貴而不能安有道之

賤貧三復斯言為之隕涕

孫復以春秋教授以獨行顯於時石介首劾文彥博

等後賢者推為執政坡公曰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

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又可施之政事之間乎

此坡公不刋之論也

宋時藉榷酒以資國用故杭州一歲課至三十萬緡

然亦有張弛如京師則不榷嶺海夔路亦不榷郡邑

官亦得自釀故神宗時有京城榷酒之議有公使庫釀不得過百石約束有變路深山當行酒禁之說

東坡羹其法以菘若蔓菁若蘆菔若薺皆揉洗數過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許塗釜緣及瓷盌下菜湯中入生米為糝及少生薑以油盌覆之不得觸觸生油氣至熟不除其上置甑炊飯如常法既不可遽覆須生菜氣出盡乃覆之羹每沸湧遇油輙下又為盌所壓故終不得上不爾羹上薄飯則氣不得達而飯不得熟矣飯熟羹亦爛可食若無菜用瓜茄皆切破不揉洗入罨熟赤豆與粳米半為糝餘如煑菜法

人命至重故犯大辟者讞審不一及臨刑時尚三覆奏即王曰宥之三之遺意也于有司怒于法或應死而應至秋後不宜即決者及或不應死者俱笞掠死之或瘐死之是帝王之三宥不及有司之一怒也干和違理莫此為甚自古有之于今為甚緣本朝此條立法不嚴耳此亦千慮之一失也漢宣帝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笞若饑寒瘐死獄中何用以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宋

時因以笞掠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無法神宗治平四年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聞有司歲考天下有司之奏而瘐死者甚多竊懼乎獄吏與犯法者旁緣為姦簡視或有不明使吾元元橫罹其害良可憫焉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失不經其具為令今後諸處軍巡州司理院所禁罪人一歲內在獄病死兩人者推司獄子並從杖六十科罪每增一名加罪一等至杖一百止如係五縣以上州每院歲死及三人開封府府司軍巡院歲死及七人即依上項死兩人法科罪加等亦如之典獄之官推獄經兩犯即坐本官

仍從違制失入其縣獄亦依上條若三萬户以上即依五縣以上州軍條其有養療不依條貫者自依本法仍仰開封府及諸提點刑獄每至歲終令聚死者之數以聞委中書門下點簡或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議更加黜責此二詔今當講求以補不及助元化者也

宋時弓箭手有甲馬者給田二項半此法今遼左深可行遼左沒於虜自天啓壬戌後漸次恢復以軍為屯每有言軍須食養不如與民民已棄而復來授之無方徒以啓爭端而為有司武弁之所陰攘即及軍

民而為豪民姦卒之所獨據若斟酌此法行之即可漸復　祖宗屯軍之制而用遼土以養遼民用遼民以守遼土始有着落耳

雇役之法便於差役宋時尚有南北之異今則國初行差役而天下皆言不便近代用雇役而天下皆言其便矣當時司馬光實為固執然亦有故神宗初行役法取寛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及十四五行之幾十六七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如此則每歲役錢天下不過四百萬而寛剩錢每歲幾二百萬也後復以它事借用

其半蘇軾請降内庫錢補還之不允蘇轍請以其所餘一半雇役一年不必更徵雇役以觀差雇之孰便亦竟不行如此則上設法以苛取民也民焉得無說豈立法之本意耶光不察此耳

宋時西夏元昊與今奴兒哈赤事極相類仁宗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于亡横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中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絶虜中匹帛至五十餘千乃始欵塞當時宋既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至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鬻之民其匹五六千民大悦一使所獲歲

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因以德其民、民飽而思奮、又窺宋之厭兵、而其禍遂與宋為終始矣、奴未叛數十年。得中國賜予。及和市貂參之利。歲數十萬。及將叛數年。所得更奢。而魁開鐵遼廣。其得不貲。其用遂饒。而亦奢侈不惜。不三四年即大窘。故别虜炒花等久役屬彼矣。復使之款我、我不察而歲予十萬、朝鮮久服屬于彼、而鮮人亦畨之布、我帥毛文龍居彼、欲啚其利、遂歲乞布數十萬、及他繒帛、與鮮為市、鮮因于奴、奴得不乏絶者此也、二者俱中國失策、而奴猶以假手于人、不得自恣、

故有復通和市之意、奴死、我遂發吊使彼以中國方求之急、遂為不可應之大言、而且以兵尾之以挾之矣、幸小挫之去、而通市之意。未嘗或忘。邊帥遂私與之市。以二十金易一布。邊帥獨得其利。朝廷竟不知。而奴益富強、而禍不已矣、我所以資虜者、甚於宋而或借於他虜、借於屬國、甚至出於邊帥、朝廷不得制其命、并夏人稱男稱臣之虛文、亦不可得、而彼之資我以德於下、使飽而思奮、則如西夏、此深可太息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三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宋時每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一次郊禮補子弟一二百人而軍職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請不與大約三年進千四五百人以為流內官此時為極濫故每一官闕待補者六七人今三年之中進士以及就選舉人貢生任子豈止千百人而貲郎亦有入流內者近日准貢名色更入流者多較之宋時更濫矣選法焉得不壅耶

任子之法本朝較之前朝可謂簡矣然患在其人之

不可用耳如可用則正不患其多也世祿入仕三王
官人之法使人人如王謝子弟亦何妨盡列清華今
人雖簡而其人不繇登選俱有牆壁仕可至郡守運
使其為害豈小近有言不得仕至郡守者夫不惟其
人而為格以限之今止於郡守運使猶病其隘可復
為厲禁耶蘇文忠嘗有議狀曰欲乞應奏蔭文官人
每遇科場隨進士考試武官即隨武舉或試法人考
試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
內已曾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
以上亦許出官愚以為用此法而融會之每于會試

場令應襲者同入試如卷不完及失旨者去之其餘平通以上彥三卷中一人如本等格授官授官之後得與進士一體升除不限所至其不中者三試即給應得官銜致仕如今舉人不願選官遂授都察院都事之例則所用者無所限而所棄者亦不失榮世官選士之法兩盡之矣此即　祖宗時軍官比鎗之法也豈惟文蔭使軍官比鎗法亦修明之不惟頓損冗祿而世弁亦多才矣

蘇眉山乞郡劄子曰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為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為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危亡

是憂國何繇報此余堅守永退之本志也蘇子先得我同然矣

宋時學中生員之外有入學叅假之流即今附學生青衣寄學之流也

八月斷葑根則死不復生近日西湖葑田復作傅從龍為延壐時李之藻太僕嘗建議開之黃汝亨少叅亦力主焉竟不得行當宋築堤時錢塘縣尉許敦仁有議曰西湖水淺茭葑壯猛雖盡力開撩而三年之間人工不繼則隨手葑合與不開同竊見吳人種菱每歲之春芟除滂漉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田

變為菱蕩永無芟草堙塞之患今若用其法則豪家不失利而歳為開除可寫去害于所利之中有志者宜講求也

今江南渡險無過于錢塘江之浮山楊子江之黃天蕩宋時蘇子瞻欲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為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以達於江後為人所阻不果行不知阻之者何詞按原奏云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地形故得之則必有以侯臨自欲以陰陽之說利其母之墓

者矣近日興化李思聰故相文定公之孫也嘗言鑿河可避黄天蕩之險人以其墓在江邊以為自利莫有過而問之余以苟有利于天下即因以利其私亦何礙乎今河未鑿而思聰両子登進士第且顯矣安在此耶此末世之難與言便宜也

宋單諤吳中水利書畧曰有曰三州之水咸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於松江繇松江以至於海自慶歷以來吳江築長堤横截江流繇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繇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歙

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繇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繇宣歙販賣簰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為艱阻因相為之謀罔紿官中以廢去五堰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繇荆溪而入震澤葢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偏者耳或又曰宜興之有百凟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于震澤也今已堙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凟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条究得之既不詳攻之則易破以鍔視其迹自西五堰東至

吳江岸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衆瀆則絡脉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桎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絶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瀆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桎不解其足縛不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此書詳悉大得江南水勢雖先後緩急不同而其支派來委古今所

其本朝夏原吉尚書開後最有益於民今廢弛久之
實宜興工昨崇禎元年　主上召對方以清餉富國
為急圖吳中二相未有以副　聖意而急急言此宜
乎　聖心疑其自為故曰得無勞民動衆夫不得明
水利之人而任其付之有司亦唯有勞民無益於民
也　聖謨遠哉然任其地者目擊水害十年而乜自
當按諸往籍訊之父老有以佐民之命竟爾潦草以
工程浩大四字已之悲夫究心水利者所宜知也
祖宗之法未嘗不善然廢弛極弊似當更張宋神宗
王安石君相相合亦一奇也但施為次第用人布局

少斟酌耳而神宗任用雖專寄聽實廣故一時士夫之論宮闈之言終足以動其心而安石不能格其心反借助於羣小此其所以僨事也然排新法如蘇軾亦可謂不遺餘力而其初年對策亦惓惓以改法為言後矯時之弊遂曰祖宗法度斷不可改故李定劾疏曰軾應制舉對策有厭故更法之意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已遂一切毀之以為非是此雖忌者之言然亦不可謂之無間也故君子主論當原始要終不可任時低昻

余嘗論稍增鹽價不病於民而大益於國蓋以人歲

食鹽十二斛此本朝會典所計實不相遠貧者昂之所費無幾富者費多不礙其富言之甚悉然祇論其理耳未徵之古也按東坡集揚州鹽元價二十八文今揚州鹽四五文即以為貴不肯行引而別請食鹽夫揚州產鹽古今所同也繁華亦古今所同也豈遂以厲民哉往熊廷弼居鄉遺書袁世振極言鹽貴厲民也欲以扶商也當時路人皆知之矣

宋之公使錢即今之公費也使容交際亦出於此杭州七千貫揚州五千貫揚以為不足今其額甚少安得不取之民愚以為欲責吏廉則職田公費不可不

增復也
宋時有官專領煙火盜賊煙火即今火燭之説今衙
中止言捕賊不及火耳然職仍如故也
楞嚴經云寃親拒受内障自護即卵生相壞彼成此
損人益己即胎生相愛染留連附記有無即濕生相
一切勿變為己主宰即化生相又佛家言在胎十月
如在地獄故至人多奪胎而來在胎者原從壞彼成
此損人益己而來安得無胎壞之失并損累其母乎
余近年子女頗不育亦有壞於胎者因感而記此
太祖為吳王時甲辰常遇春等圍贛州命中書左司

郎中往叅謀遇春軍事此文臣參謀之始也

徐中山大兵克通州元順帝議避兵曰豈可復作徽欽啣璧求活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厮等皆勸固守京城不聽失烈門等之忠豈下於李伯紀哉一顯一晦是以論其世也慨而識之

國初取士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令文日增而後五事不問致使士于武備吏術俱不之求何如復 祖制為善耶然愚以為中式而後試此不如先試此而後及文

義如武舉騎步射之法不合者不得試文則士皆務此矣

蘇長公本戒師後身故雖持戒每破末後一着炯炯於五通仙原非本色故屢發願静養終不能持然其續養生論將從來長生家格格不能吐者了悉明暢故知才人之才無不可通也

文章與時令古雖氣韻不宜下流而聲吻必難如一人言優孟衣冠我以為能為衣冠并不能為面目也老坡才極一時馳騁百代然其代侯公説項羽辭擬孫權答曹操書但覺如三家村女子權學時世雅裝

愈增其陋耳況下此者而每言擬秦擬漢甚至公擬短長哉亦太鄙矣

人之趣向各有不同至於姻戚或結之於前如督父盜兄不能主也柳宗元稱呂恭賢豪絕人蘇軾曰宗元敢為誕妄孰有士君子肯為裴延齡增者乎此正不然也即宗元稱呂溫為道州衡州及死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道於永者必呱呱然戴亦以雖子產不至此溫何以得之亦未必然嘗見作郡邑得民心正不必生平俱犖犖也甚至附炎之徒其為宰牧甚有可稱未可槩量也

古人不妄作作有不稱不自護短不似今人以為無不佳也老坡自云作竹千百中得一二耳又云本欲為書海照堂大字作牌納去屢寫皆不佳不可用非久待告文安國為作篆字也書畫尚如此況詩文乎坡公作鳳翔醮土火星青詞全擬書之誥體偶一為之甚覺有致亦為青詞創格劉子威輩每文思擬之豈不陋乎

坡公作徐君猷祭文全以啟體為文亦一變格也其鍾子翼哀詞亦是變格

子瞻薦雞疏曰世無不殺之雞均為一死法有往生

之路可濟三途雖是老饞亦諧至理

南茶北酒之説甚著然士大夫亦有不善北酒者余每與深於酒者言俱以為北勝也然北酒則不用秫米為者黄米釀耳佳在遼左見有雜秫米為者頗佳東坡老人曰麥熟頭昂黍熟頭低此陰陽之理也古人造酒理蓋如此北方之稻不足於陰南方之麥不足於陽故南方無佳酒者以麯麥雜陰氣也又况如南海無麥而以米作麯耶吾嘗在京師載麥百斛至錢塘以踏麯是歲官酒比京醞而北方造酒皆用南米故當有善酒吾昔在高密用土米作酒皆無味今

在海南取船上麵作麹則酒亦絶佳以此知其驗也
如此則坡老亦不以北酒為善矣此未為知味今試
以北麥作麹以釀南米不知何如耳江北麥俱晝花
江南則夜花故北人每不便於南麥自江北載食之
陰陽之説不謬也近日江南人家以未麹釀酒甚佳
事固未可以理槩耳

暇老齋雜記卷之四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蘇子瞻與范景仁最相契且曰先君子之益友也故破戒誌其墓然嘗曰景仁本以言新法不便致仕乃以功成治定自薦於樂則新法果便也楊子雲言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諸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以景仁觀之揚雄之言可謂謬矣嗟乎何子瞻之責人無已時也禮樂百年後興則百年之内無禮樂矣子雲之言本謬子瞻豈不知之徒欲以深責希仁耳樂爲士大夫所不留意既

有所見何可不一修明而遂以為歸功新法耶

宋時所云公狀即今名帖所云圓封即今葚封宋時奏疏書牘俱可入遞今書牘間有之而奏疏絶無矣宋時書牘入遞又有皮筒以防漏濕也

小袖胡服也胡女亦然然李長吉曰禿襟小袖調鸚鵡蘇軾稱朝雲曰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則女人將以此為韻耶廿年前江南女人尚小袖後改為大甚至有用三尺者京師更甚有一豪客楊生者集技數十夜令工人各為裁去其半旦起不知所以亦一快也

宋元佑間二聖臨朝遼人賀正旦俱二書坤成節亦
有賀太皇太后書答之者俱以皇帝代答之畧曰恭
因省侍具述來音之類賀彼亦然此殊得體
宋人集中貼子詞樂語正是詩也應入詩類不應入
文類
吴晉時襄陽間民有兩屬者宋與遼亦有兩地供輸
人戶
今以六尚等為内命婦宋於宗室婦亦曰内命婦
蘇子瞻與王定國札云在彭城作黄樓今得黄州欲
换武遂作圍練子瞻豈得我同然耶為之一噱

子瞻初耕於東坡欲自號鏖糟坡裏陶靖節然僅見於尺牘中未見其自署也余得歸耕當刻此印以補其志

近年士人稱妓每曰老、如老一老二之類、老者吾輩所尊、而尤物所忌、似不近人情、大蘇尺牘曰、獨與幼子過及老雲并二老婢共過、嶺雲亦自家妓收而為妾者也、大蘇曾老之、則此老字亦有典故、

楊用修以易卜家以甲乙起青龍丙丁起朱雀戊起勾陳己起螣蛇庚辛起白虎壬癸起玄武蓋不通理者遷就之戊己同為土土不可分為二螣蛇為北方

水獸何以移之中央乎今定其次戊巳異起勾陳而壬起螣蛇癸起玄武其說蓋本於蘇子瞻所云五臟皆止一而腎獨有二蓋萬物之所終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也其說又本于揚子雲法言罔直蒙酋冥罔為冬直為春蒙為夏酋為秋冥復為冬三子之言皆深於陰陽者也

甚矣創業之時易建法守成之中興其復法難也世宗稱本朝中興、而霍渭陽韜、又稱遇主、其所論十事、俱鑿鑿當行、而　世宗在御四十五年、竟不及行一事、此　聖子神孫所當加意也一言洪武中令天

下多栽桑棗、今六軍萬姓仰食江南、萬一漕河遷徙、南土災荒、將安仰給、必興治北方水利、勸課農民栽種桑棗、此今日急務也、一言永樂中、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今誠能查覈兵伴、招集遊民給以農器、使耕邊地、則數年後可盡闢也、一言農桑為衣食之原、請勑巡按督守令用心勸課、一請於陂塘湖堰可蓄可洩者、皆因地脩濬、既可興水利以灌農畝、亦可分殺河勢、不致横溢、一言内外軍職職掌載有定額、今陞授漸多、乞勑兵部查覈其數、一言洪武中、軍職子弟年至二十、方許比試襲職、初試不中者

食半俸、再試不中者降充軍制、雖世襲典嚴考選、乃
令悉賂權貴、雖乳臭小兒、無不中者、乞嚴納賄之禁
舉比試之實、一言、　成祖既平交阯、問陞賞孰便、夏
原吉曰、賞貴於一時有限、陞貴於後日無窮、故惟陞
首功、餘皆賞賚、邇年奏捷者、帶奏者、獲妖言、獲賊盜
者、冒濫陞職、如　祖制何、一言天下儒生不知誥律、
請照洪武中例令禮部刊大誥諸書、頒示生員及民
間子弟講讀、一言奸民避罪、及惰民不力田者、俱欲
為僧、請照永樂中例、有私自削髮者、并父兄發北京
種田、則邊方可固、而貧民得所、一請照景泰中令各

寺觀每留田六十畝、餘悉給民佃種、

以人廢言道所不載也　世廟時武定侯郭勛言三事一請許漕卒載貨物以通下情此在宋時蘇軾曾極言之費小而利大深達國體二請餘鹽盡入塞下以實邊儲近日邊儲大匱議者以納銀運司不中邊儲之故此謬也大司農核陳之亦止明邊商開中正引法未嘗廢但餘鹽納銀運司耳不知使如勛言凡餘鹽俱改作正引運司不必收銀解銀戶部不必收銀發銀而盡泒中於邊則亦足邊儲之一法也三請開礦課以助工費此取財於地唐宋藉之　國初亦

載在會典極宜舉行但勛後請付之内官而仍復内官鎮守此愉人之心後人以悞　神廟至今人不敢置喙耳

嘉靖辛丑十二月光禄少卿華湘攝欽天監事上言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虚七度今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六度計未四千年已差五十度矣自至正辛巳改歷至今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至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洪武中博士元統言我朝歷法雖名大統實沿授時之舊年數漸遠天道漸差洪武距至正一百四年歲差尚爾況至今已二百四十三年可

無修改以合天度乎不報夫大綸曰授時歷法雖起至元辛巳而不以辛巳為歷元其法以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年為一元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每元計二千四百二十九萬二千自太乙甲子至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已五千二百九十五萬八百四十矣是天地二元也今當一千九百六十一萬七千六百巳在人元後推將來每年增一前考已往每歲減一是以太乙甲子為歷元而不從辛巳也今以辛巳為歷元者歷家以世遠難竟故截去始元而以辛巳耳歲差之法起子子半虛六度約下十年而退一度自堯

至洪武甲子退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故冬至日纏箕七度七十七分正統甲子退五十度四十一分故冬至日纏箕六度九十六分宏治甲子退五十一度二十四分故冬至日纏箕六度十三分嘉靖甲子退五十二度七分故冬至日纏箕五度三十分以後每度約退一分三十八秒四十九微自嘉靖初至　今上壬午六十一年又退九十三分非復至元舊也日食多寡則里差之法當講者日輪大月魄小故自下望之相掩南北不同每千里約差一分東西不同每千里約差數刻正德甲戌日食推步八分六十七秒而

閩廣至食既萬歷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蘇松至晝晦則南北地勢然也本朝歷法大約盡此至今不改日差歲忒矣故略記之

高廟時、有內豎知文史、言及政事、立遣還、終身不召、遂定制不許讀書識字、宣廟始以詞林教之、二聖各有意、而王振逮事宣廟、即首亂政汪直劉瑾俱涉略書傳、似高皇之意遠矣。然亂政最酷、如魏忠賢又却不識一字、則宣皇亦未可議也總之立法宜周、而患生法外、不獨此也

洪武六年、開文華殿于禁中、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

肄業其中、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則文武之名、因士業而起、非繇上德也

閔子京曰、馮勝藝花記云、花之早放者曰堂花、堂一曰塘、今塘報疑沿堂字之譌、蓋亦取捷速義也、不知實不然、塘報因宋時以河北為邊、凡橋益津等關皆阻水拒虜、為塘以通報、故曰塘報

孝廟曾以問廷臣、無知之者、

近年臥筆云、李長吉為童初宮教授、余所識士人魏珠字叔夜、方就學於童初宮、或訊之曰、未成道男子、在童初宮、未成道女子、在易遷宮、俱學雲篆長吉已

成道者、特爲教授耳、余曾備載之青光中、按陶貞白
冥通記曰、男眞爲童初宮、女眞爲易遷宮、又按薛用
弱集異記、蔡少霞好閒適、嘗被鹿幘褐衣人引去、令
書紫陽眞人山玄卿所撰蒼龍溪新宮銘、尾曰易遷
徒語、童初詎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宵二百三十
一年四月十二日建、淸甯者、豈上帝紀元耶、上帝亦
有更替乎、抑如後世人主之累改元也、又按童初之
義、當是曰初學入道如童耳、易遷出於韓詩外傳、曰
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耳、不
知其時之易遷兮、此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

棺乃止、其意鬼仙尚須學、則闔棺亦未可止也、

顏淵問于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夫賤如貴、必以為卑而能不屈也、夫子則曰、讓而有禮、斯為聖人之言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斯之謂矣、

孝廟時、庶子張昇論姦相劉吉、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指為輕薄小人、此本朝記載皆云然、余以小人無恥至此等事極矣、身在言路、不能破姦、反從而阿之、甘為鷹犬、鷹犬止擊物、而彼則擊其所擊者、

更不如矣、獨以魏璋後為吉劾同官湯鼐故、遂獨著

而其所等者晦匿、紀事者之失也、識之以告後之南

董、

本朝之弊、莫過于臺省太多、議論繁雜、權要者衆、賂

賄益張、益言路之弊、宋已受之、然其人少、尚易精選、

即有不端、亦易芟逐、今臺省至二百餘員、非附和為

同、即罝夌為訐、戚勢之人、常十數倍于大臣、爲得不

賄日廣而吏治日壞乎、嘗考洪武十五年、曾置諫院

官、以耆儒闗賢趙肅何顯周為左右司諫正言、此猶

宋制也、已而罷之、蓋當時六科止承行查核六曹事、

御史事權甚輕、故與行人各置百餘員以供奔走非

任之為言路也諫院既罷權遂歸之、為弊至此　聖

祖制法周密、千慮一失、胎禍無窮悲哉

太祖時傅友德等平雲南命長興侯耿炳文往諭友

德班師沐英留鎮先是一年炳文方同延安侯唐勝

宗巡視陝西非奉朝請閒侯也何以特命此鄭重蓋

鑒于衛瓘鄧鍾之事也況一鎮一歸乎聖意淵矣

洪武初已行科舉之制未幾罷之至十七年始頒科

舉成式而是年即申明鄉舉里選之法蓋終以此為

正途而科舉輔之也行之久久而漸失　祖宗之意

矣吏治何繇不澈乎

成祖曰、兩陣相對、勝敗在於呼吸之間、雖百步之内、不能相救、矧二百里耶、此非身親戰陣者不能記、書生坐籌分合、聞之可以媿死、